

露

書

錄書卷之十一

莆田姚旅闕客撰

人篇上

窮御史徐文英者溧陽邑人洪武初爲御史一中貴
應大辟從家請其父至京爲居間徐方待朝僕報
其父至徐知必以中貴故俟彈車上始歸寓邸見
父云無及已次早以百錢及草屨二兩與父歸自
傷貧無以爲情追送數十里遂失朝 國初法嚴
逮徐至以實對時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

橫一在足一在衣帶 太祖甚嗟敬之見徐袍兩

肩破因命官人各繕窮御史三字於土時人遂呼

爲窮御史

徐公由選貢授銜經歷轉御史後升憲副監英國兵於西河之南卒其地其賢

聲卓犖如此乃諸書不載久淹沒至萬曆庚寅開里中諸生始舉入鄉賢余里社中友鄉初字性之爲作呈文中有一百餘道里之餐殮蒲屨兩雙供山川之跋涉句孫以德有鄉賞其語作者及

舉賢學薦鄰入序按語未至爲人而先輩服義者是

廖太守梯

蒲人

素清介家居甚貧一同年按蒲過訪廖

絕無供設徐向門前市生荔枝一盤爾之直指大

悅而去

安吉陳良謨所著見聞紀訓載公甚同年也爲闕臬時行縣至蒲謂公四壁蕭然坐

久置菜四器棧四枚白酒一壺以飲意自恬如與此事略同見公之清終往往而是

賈訪

釋人

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璫以織

御服至張威

福都守以下皆庭辱之訪獨高與出入與抗禮民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賈推官壞了建昌府

嘉靖二十年正月微雪羣臣獻頌御史富平楊爵疏其非且論勲戚擅權及內閣非據下詔獄旋杖之因暴風二日京師謂揚爵風

諸祖天令德化見太守私署不庭叅守怒曰腰有黃

金耶請祖答膝有黃金

張省甫聞府吳中臨行折簡招張幼于野服會于樞
橋幼于謂禮有往拜無召見竟不赴

蔡夫山名汝元楚永豐人講學所至徒雲從嘗在黃
州歌中丞坐適張江陵至梁先起耿指以示張曰
此子欲飛矣張曰吾能膠之張時始爲編修張去
耿過梁問張竟何如梁曰是必爲相相必殺我有
以告張張頷之後張旣相耿以中丞起家咨梁出
處梁曰今所不能正者相不居覈能正此則出不

然不如處也有以告張張憾之授意於楚兩臺必
置之死梁先是業改姓名爲何心隱遁去比得梁
誣以謀反梁曰兵在何所糧在何所鞠者詞屈廼
令強賊免之梁曰爾同盜者必悉吾家吾家幾指
居何向背盜者語塞梁乃謂當事曰吾聞殺牛以
宴客未聞殺人以悅相公當事者竟朴殺暴尸武
昌城下

全椒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祭賽士女雜遝令余宗
漢諭祭者各帶草一束旣積與廟高余對羽言曰

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非汝耶今用相報因舉火
焚廟遂遂以息

吳中稱余宗漢字不如詩詩不如人

吳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阮鐘黃負文藻老不得一第將卒自挽云木來無

君臣上下之緣何憂不足此去卽父子祖孫之會
其樂有餘

平陽張尚書

滿

爲諸生時道遇雨人爭趨避潤緩行

如故問之荅曰前途亦有雨

戚繼光將軍以方元沂爲重客方之卒也戚方鎮涖
南海歛之正堂發引之日柩從中門出服朋友服
步送之葬所

合州歐陽文學

乾

孝友人也家貧自甘饑寒而喜善

樂施人稱歐菩薩與人較執樂獎誘尤嚴品隲人

復有陽夫子陽熾華之稱

康海素豪爽楊少宗伯

文忠之弟

慕其名往看康留飲酒

聞雜伎並作康自挾琵琶度曲宗伯喜以爲爲已也曰見家兄當以爲談康曰吾自取樂耳何預卿事

琴新率鄉子龍子戶能拍牛令駛從後曳其尾牛卽倒行鄧後竟登壇

馮元敏每雨下輒以傘置雨中聽其聲則樂

莫雲卿負才氣洪子匡言其能穿鞢舞劍馳女牆上

王釐士令世鄆適鄉紳郝吏部

大試

歸往拜終坐不出

一語王惟之郝常游伎家王何在彼狎持刺就伎家拜之郝惶匿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趙中舍

任

膠州人爲諸生時挾一妓赴省試共馬而

進省會觀者譁然蹇督學俟三試後召謂之曰爾趙任耶不入格當發汝趙應之曰已高中矣放榜名在第四

趙中舍元宵搭臺於棋盤街已作女郎粧挾琵琶彈其工與者如堵以身旣修偉相顧猜異後知爲趙

中書一笑而散

趙中舍謫太平丞直指按部治戎裝請作巡捕令不能止聽其往迎旣迎行可十里許回馬喙止昇人已舞戟於輿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以爲故事及其再也始訝問從者荅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請與揖趙曰縣丞不第能舞戟且善走馬翻身上馬揚鞭策馬去不復見已

趙中舍在太平時悅一戲婦潛隨入金陵婦供事侯家趙亦隨往間倚婦背侯問爲誰趙輒伏地言婦

吾妹也侯問何以語音異荅曰吾少賤流落北方
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卽向耳房自提壺大嚼太平
吏有事侯家見爲丞也向趙叩頭侯之從者以告
侯侯令物色之始知爲故中書請入同飲布帽據
上坐盡歡而散

吳幼于有奇僻遇俗客卽戴假面與應酬客有俗談

輒學鐘鼓云以流耳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鉢

幼于

每食諸妓常坐乙巳與有夫伎夫無不返乘蒸客
飲飯幼于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歲李卓吾
以講學得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自
頸遂觀死于獄可謂滅殺亡羊矣

屠長卿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後往道逢

西寧宋侯

世

侯曰何以遺我然我當自至少頃宋

舍與策馬至酒中屠令蒼頭采菱行酒客難以陪

飲每客采菱陪一巨觥衆服其酒量宋方與客

耳語有告之者宋不信曰爾能再飲乎采菱因再

勸一巡陪飲如初宋始嘆服脫已蟒衣賜之屠曰

旣得蟒不可徒步宋卽并馬與之采菱因披蟒跨

馬而返

徐典公云登高未必穿蟒第余宗漢與其游而與余談者宗漢長者必不妄言

梅子馬素俠爲寶慶幕下節推重之不拘常儀欲吞

梅卽過梅風晨月夕每流連杯斝竟夕達旦

喬伯珪

一琦

素任俠蘇有美婦人夫愛之婦乃與吏

私伯珪伺其狎取兩人首囊之自投于獄後直指
高其誼爲剖雪

馮魯宗憲副先爲萊守歸泊潤州江口夜羣盜登舟

掠物方倥偬際喬伯珪忽在舟與盜作市語盜以

爲伴也語款款對荅之次舉頭始知爲喬踉蹌奔

避溺水者無數

伯珪又擅異術每對客問客飲食所欲各開帟上卽以筮如開數并

牛以盤覆之任容博奕戲已開盤食物

如所開一一精新崔銓部每預共遊

露書

卷之十一

七人

曹廷尉好登陟又不欲以冠蓋辱山靈游九華挾一
二朋從肩輿而進曹年少美姿容身既眇小復無
儀從青陽令直謂是廷尉兒寧不卽供具

弘治改元莆中迎春戴大賓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謂
守曰神童也守出龍飛二字令屬對戴見春牛對
曰牛舞守領之意以牛不能舞丞傍解之曰百獸
率舞牛寧不舞乎守始稱善

戴大賓叔以色難令對戴卽應之曰容易叔初不卽
解曰既容易何不對

倭寇前數歲不解戚繼光為叅戎時督兵徵之秘至

謬云某日某兵及夜即驚令進勦出倭不意一夜

藏盡

王鳳靈曰未解甲即登賊壘三更夜月肅
霜刀不榮朝退掃妖氣萬壘天風傳露布

方元沂有美才以貌眇小為婦所棄從戚總戎繼光

逃遼陽戚嘗過方飲因較酒量至夜四鼓不相下

散去戚伺方就寢復過方不令方知題壁云五鼓

青萍客過此索飲次早戚以此聊揄之方曰公自

以智勝耳

姑蘇申公

用慧

有記性滇中千戶胡珠者五薦未遷

胡頗不平以語未仲成觀察申在職方未問職方
法武職三為印選之乎申曰遷之未曰亦有五薦
不遷者乎申遽荅曰有之胡珠其人也但彼有故
耳以語胡胡語塞

胡少保

宗憲

豪爽恩怨必報徵時同邑王叅將潮號

雪湖頗慢之王之妾衛敬重胡每以為言胡後總
督杭起王於家用之稍以事欲與杖既細論之云
罪當杖以雪湖嫂故原汝

劉克守治尚嚴擁蓋者誤以蓋傾其冠劉方有事命

姑繫之人方爲危少間薄治而遣之人問故劉曰
不繫之彼懼吾嚴將自經於溝瀆矣

陳也罷先生

音

與李長沙

東陽

諸翰林結社長安良

晨美景輒有讌集詩序而直例不往逮中秋應也
罷直社是日雨如注也罷慮客不來自騎馬至諸
人邸促之及至長沙許長沙曰爾癡爾第歸彼當
自至也罷始悟而歸

鄭廣文

鹿麝

博覽善古文詞家寒一日子告之曰牛

老齒落矣賣之廣文曰賣之已而憶與之角者去

上尚始知子以貧故誑已

王柱解州人馬上設帷幔與則傍閭門皆不欲見人及登第欲取妾人以其癡故指手足俱攀者以示之王曰非我無娶者卒娶歸善視之

龍溪梁靖耕農也有母在牛病不能食持草跪而叩之曰梁靖親老家貧千萬食一口

孫太初初不言何許人人疑爲關中王孫隱吳興道場山年四十人勸之娶始娶及卒只一女故王介州予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

憑陵于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金華吳孺子喜游名山裝束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
山川無過此者吾當薤骨於茲遂僵卧不食蜀山
僧死卽葬之閏七日不死山僧以米汁灌之復生
莆陳昂慕峨眉白水無由得達因爲僧炊藥以往後
居秣陵不與世交織屨度日死後張金銘見其詩
曰今選賣菜譜須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
白雲其號也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

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箇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建中夏氏女許字廣德阮氏子未適而阮氏子夭歿

夏氏矢志貞守所居門前忽生二椽上下根枝皆

成連理

庚戌年

漢書云婦鄒賽直有才深工詩文爲湖費宏隨父之
太學鄒問其奇索見之酒間試以對曰金杯春泛
綠費應聲云寶燭夜搖紅鄒遂以女妻之

徐京兆女姪善書善詩兼解制稅京兆爲擇壻但以

文字置案上令觀以探其意後得范長倩制靴玩
不釋手京兆曰此子貌奇古女姪曰有此文字何
妨貌奇京兆遂意決後長倩脉徐意最篤

遼陽蕭汝芳妹嫁李錦衣蕭爲職方時以貧寄食於
姊及借差歸謂妹曰余長往矣此德俟來生償之
所謂今生作者是也妹荅曰應是今生受者是

歐陽伯宣母王氏節孝向來長齋佞佛癸亥秋自金
陵還蜀抵漢陰公署夜燭開花旋而花上吐韋馱
形像高三寸鬚眉畢具燭盡始消人以爲至誠所

感

人篇下

蔡中丞履家居時個人送笋曰初得新笋謹先以獻蔡輒曰損汝不損我後有希旨者口獻竹芽蔡厚酬之又厭白厭死謂白曰不黑謂死曰不活

無美典 經 不喜人穿白有言三白酒者曰三清可

也控告人命者題貼紅紙便知其事卽署行孝豐縣公移皆去孝字云陳奉母至孝故多忌諱

丁長孺奉使過家謁陳吳興門者以其姓不便白私

改丁爲于及相見陳每稱于先生丁不省問爲誰
陳曰卽先生丁曰僕不姓于陳曰姓于爲焦丁笑
而去

陳吳與每聞鴉鳴卽朴左右云爲爾鳴日令人庭中
蔽竹驟之時稱老雅陳

屠長卿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競游極可觀拉臧晉
叔往觀比至憩一古廟中祇見婦女椎髻布裳村
野不堪羨歎悔來已而數輩至靚粧妖麗臧問爲
誰屠云吾家兒女臧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

不然請四明無人矣

管叔與
余談

沈德清性緩每梳頭飯與便皆須一鼓初爲孝廉試
春官適闕就家觀歸沈預選曾廣文送之及期三
鼓道人與曾曾以沈爲老成練事及沈出門天已
明觀察已發矣其故皆爲梳頭飯與便也臨出門
出而後返者又數四

沈德清之子善清沈初教論侯官一友將入吳謂過
省必謁沈與沈兒索家報兒卽入內書良久出以
書授之友不知其醉也至省沈偶出友置書而去

沈見其書察不能語家人惶問沈曰兒中危疾且
晚死爾即請假歸未至家數里兒聞急出迎沈見
兒且喜且愕曰汝病瘥乎兒荅固未嘗病沈取書
示之兒省玩良久曰想是醉中書耳

有言蔡相公字佳者一田父謂邑能得之因往求葉
奇其意書以與之歸而村中醪賀田父破產設席
爲謝

管仙客嘗移杭州望仙橋住橋倚吳山初倩人舁上
吳山見青草卽下便便畢命舁歸舁人問何以不

竟所往管曰汝第歸後日日如是昇人始知只爲
便耳

俞太學父生日酒中父行觴政曰龍吟虎嘯龍虎齊
登各欲成語循次至太學太學起曰牛一羊一牛
羊父母坐客爲哄堂

吳興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白
非此平字沈卽加一踢曰三乎亦罷

游元封館穀山中嘗託一陳生署陳生授書至郭外
城環圍也外城以下作一句讀元封咤之曰幾敗

題公事隙生猶強口曰郭非城外之環圍乎元封
曰如是則夫環而攻之不必注矣始相留大笑
汶上李秀才父有事公庭已欲進看門者不聽前擊
拳殿門者時虛倅攝篆怒甚因口命行寫鼓龍試
之秀才不記龍龍字制從中但過此標作兩○虛
笑謂之曰既不記寫試說龍龍是何物秀才荅曰
是誰見他不過是水中一物耳

蘇侗御督漕問黃迦利害把總蕭大仁爲歷歷陳說
已而曰俗語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蘇不覺失笑

薛丞賈應璧寧羌人民有犯舉者既入賄免異日復以他事逮之其人舉日前事卽殺罵曰孰畜汝昨日飯今日復飯否

漳浦熊大楠別駕其父故布衣大楠旣開居偶爲父所杖趨出門外大呼日里中石看百姓打官府

嘉靖間有常某者爲節推身服黃緞問以身服曰吾御史耳口也問以黃緞曰吾太守同僚也

鄭虛舟吳門詩人也貧無資用乃典一官舫借一妓載之江上已着麻衣云父卒于官妾勿嫁之一微

人納二百金至夕來迎致木偶人與中與之已同

妓駕小舟逸矣

李本寧先生云其人後相遇又為妓所困因令作玉冰記雪怨

程相如善屠長卿於船檣上懸燈燈書迎接四明屠

夫子啓見之喜作書數十函為延譽後欲見思無

以悅屠乃謬曰夫子所著白榆社稿某已授劑刷

板送入四明矣不知夫子在此也屠復喜為延譽

如初

漢川尹開府之嫂某氏御史婦也西字面眼圓而露

口闊至耳衣嚴重重卽有豸補見人槩稱卑職開

府其郎叔也謂有年雅稱之曰年兄

李洪洞中州人多內及遷婦在輿上以怨氣告輿人及無聊輒下行一二里

政篇

石璞中州人永樂時爲西江觀察西江有民娶婦三日
借婦歸寧皆先歸婦失後不獲婦翁訟婿殺女
婿不勝拷掠誣服云棄尸塘中果得尸獄成璞獨
疑之曰殺人棄尸深怨者事謂夫有是乎夜夢人
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明一

童子竊踰門內璞召入曰爾黃冠者得非爾師令
爾探某四事乎童子驚遽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
姦見匿蒿麥中西江人囚號爲斷鬼石

滕人甯直宣德間爲宿遷令邳民張謹妻朱氏晝失
金環釵釧訴於直直問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
嫁小姑娘并鄰婦三人卽日召四婦至則以布蒙其
面坐帳中各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
大杖杖之一婦卽縮其足出面詢之乃小姑娘也一

鞠卽服

洪洞縣保成化間爲登州知府府有冤獄禱於神夜
夢船中有虎身插三矢次日識其獄曰此必周彪
也其人叩伏寃者以釋

全椒令余翔一夕夢五丈夫叩言救已及曉有新居
淘井者得一枯顛以告余余曰尚有四往取之取
之果然因窮治舊主吐言父在時爲黜僧五丈夫
主其家父利其重貲謀殺而並沉之井余卽按以
法

諸父新寧公初爲宿州廣文爲州放賑見人多輕裘

將近而易鶉衣訪之則貧者逋負富室忍既賑難
索故糶飾冒領耳後方賑新寧公因請凡賑皆剗
眉少許方得實惠謂富者顧惜體面貧者何惜一
毛當道許之貧者皆歡呼

新寧有殺人者首從俱論死謂爲首者破其額爲從
者斷其手直指屬從伯新寧公勘之新寧公蔽之
曰手亦破額時俱斷耳蓋人見人以斧破額則必
以手捍之故耳從者因未減

合州有被盜者知是趙甲往訴之道逢錢乙乙曰已

之吾能論甲還若物乙因往甲家道其故甲曰諾
因醉以酒謝之歸既別去甲往中道要殺乙禡其
衣帽乙母不知殺者誰訴之守守張鰲攝甲至詰
之曰汝耻乙觸汝短殺乙者汝也甲不承張卽遣
一役給甲妻云甲殺乙事甲已承甲屬我來取乙
衣謂妻從內取投之張遂定其獄

保寧劉某商于合州一夕亡去金百藏金之箱棄于
河爲居民所得曝之屋上劉執以訴守張鰲曰是
非盜金者因問劉汝有同商者乎劉荅余同商皆

巨富安有是張立召同商者至見一人偉貌鮮衣
色稍怯張卽詰之曰盜金者汝也按以三木卽吐
實遣人從主家取偉貌者箱至開之劉百金具在
上虞張仲五毆斃阮靖二買和數年矣猶恐覺露檢
有真傷購陳洪三病死僕屍夜換馬後新安胡公
思仲字
君直 泣邑夢一人訴冤兩手上仲而無首次日
適屍兄阮靖一與張英十八訐告僱工事密竣靖
一欲去未去手探懷中噤嚙而欲言胡疑之因從
其懷取視則稍涉買和事胡心動曰僱工事小人

命事大命人起棺屬以詳驗動靜役回言磚石散
亂蓋底參差胡意非真屍卽以禍福數言啊仲五
之弟曰仲八者仲八直供真屍投井中比往則桑
麻徧野無復井矣試以鋤掘適觸石火起窮之而
片見屍在井中獨無頭命啓棺驗之則棺中有兩
頭蓋昏夜換屍性失其頭於原棺耳邑人因云胡
公斷無頭官事

上虞有旅死者吏以無主稟邑侯胡公曰我爲邑主
卽其主也因命人察其左右詳悉以報役回言傍

有竹杖耳胡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旅肆王美
二認爲已物問之則云曠人魏世科與慈谿章三
九及章妻季氏過此章病因借是扶行耳胡公曰
死者三九也命役偵緝至新昌獲季氏而世科逸
矣後聞會稽有盜張三將配胡公曰豈其人耶以
世科亦嘗爲盜耳役至彼試呼之曰汝魏世科也
何改名張三世科忙迫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
示之世科曰我氣數到矣蓋世科久姦季氏與季
氏謀殺其夫也比至不刑而服

上虞陳曾四與何大十二鬪以人解而散何夜歸竟
死途中其家訟曾四斃之曾四云毆則毆矣原未
重傷今頭破傷重委非出於已第不知所以然亦
委於夙孽而服矣邑侯胡公獨疑之因問何有仇
乎衆言不見其他惟兄與何祥二有隙胡公因於
干犯中挿入祥二名攝之比至深言其仇殺狀祥
二卽以手拍地云委以妬姦恨殺之也蓋先是祥
二與大十二爭姦仇深乘曾四毆後殺以洩忿冀
可移罪以自脫耳

上虞吳應二盜擊其門吳云家貧何以應盜云汝今日春米幾升雌雞留之雄雞可與也吳如言授之是夜有月吳因於門隙闚之見盜六人過嶺去隨一人退回開門視之適隣李顯二持棍在傍吳因意已春米唯顯二知之疑爲夥盜密以稟邑邑侯胡公方閱試卷忙迫攝之抵衙內顯二直招五人攝五人至胡公曰良民也舍之簿懼縱盜得罪曰當堂恐畏刑妄招今顯二在監中夜與重犯顧芳閉談敘已弄假成真及連盜三家之狀歷歷可據

尚安疑慮胡問顧芳良然又攝五人至曰此等安
能盜哉復舍去懸重賞令捕役密緝捕役旋云是
夜盜歷三家應二之後則盜舟家倪忠四盜頭受
擊血淋漓奔旋劫何三何出遂被鎗腸出死今宿
盜張亨一頭病者數日恐其人乎攝之至今驗頭
有傷否張佯稱枉頭向後以磕石欄胡公意以磕
則宜左右頭今向後者必欲破之以掩傷痕耳亟
令人夾佳口此真盜也驗之傷痕具在卽輸服同
盜爲田思一及夏氏三人夏氏兩人亨一獲時知

必不免卽自畢命矣田供鎗在茅簷中取之血漬尚在蓋盜只五人其一退回者人影也吳應二誤耳先是胡某著得復卦曰復生也必非顯二所供者又曰復只五人今何以六又曰復形似夏有夏姓在中乎皆良驗顯二事旣白胡公因問當堂猶畏刑夜談而歷歷自敘爲盜者何顯二稱已先入監時極口稱狂比當官自誣重犯惟其詐恐受非刑故信口以冀自免耳嗟夫未加刑而人已自誣重刑之下何所不至此拆獄者貴慎

上虞徐鄉官被盜失金頗多每指宿盜促邑侯胡公
逮訊之胡云盜自有真安可妄逮因見盜牛者羅
順一機警可用諭之曰吾縱汝汝能獲徐家盜贖
汝罪羅去半月回報云盜不見影但宿盜奉化丁
等八能飛簷走壁人稱高師父今有金售人意其
人也丁與徐姚陳錦四厚願得檄往緝比緝陳至
供認丁與袁應四三人同盜原贓在地內罈中起
之俱在第不言丁袁蹤跡順一因密給陳妻妻言
丁袁往杭售金耳約某日由蒿壩而回順一往迎

之怏怏未面識偶兩人問路順一問所從來曰自
杭曰經由何所曰蒿塢曰是矣卽誰從要路侯耕
夫稠集之處詭詰之曰我耕趙天民者汝兩人其
黨與乎因揷其臂驗之見俱有刺文新之曰汝
丁廿八也上虞侯欲汝丁遷售金之資十二兩與
羅求脫羅不受同地隣提至胡侯立釋順一順一
至家抱母痛哭卒爲善人

上虞強賊趙甲拔錢乙爲己宿窩攝至乙極口稱冤
且云與盜未識而邑侯胡公曰有是耶因令乙伏

三十一
彈後命一人詐爲乙在庭喚甲來對鞠胡公指詐
乙者詰甲曰汝識乙乎甲曰安有窩家不識胡公
又曰彼稱寃如何甲向詐乙者曰汝歷受寄贓如
何稱寃胡公卽喚真乙至而謂甲曰汝人尚不識
奈何誣指甲始首伏曰受人寄贓也胡公語乙曰
汝受贓家中必惶懼可疾趨回以慰妻子時以胡
善體人情

新安胡公尹上虞時偶旱齊心虔禱忽見片雲胡立
取衣冠向雲拜卽雨下如注然雨只至上虞界犬

牙而止鄉紳以公歲之曰公占住此兩耶

郭尚書

于章

守潮州時山獠淫人婦有家攝治不去

郭公爲移文城隍是夜妖告婦曰郭公正人吾去矣

邯鄲城往往門垣無恙而失物相傳叢臺下妖爲祟
馬婦裴氏爲妖所憑亦多失物歐陽尹

調律字伯宣恐

爲捕役藉口詣城隍神招其婦前手書攝邪文以
授之婦歸妖遂屏跡先是夫婦相厭自是和好如

舊

乙卯邯鄲歐陽尹分試歸見他邑多蝗問邑民民以
獨免對尹疑之旋郊行西北見蝗蜂屯詰之云因
風驟至尹具文禱神是夜隕霜於蝗界霜若晝地
然由是遂滅

既葬武子七兒二齒虎牙以賭逃去後父見隴上
一尸疑同賭趙甲錢乙斃之間牧童恰云甲乙過
此遂訟不休讞者既泥虎牙相類甲乙亦自誣邯
鄲歐陽尹獨疑之反覆詰難得牧童云魏武夫婦
見尸辨識徐發悲聲無迫狀遂反成象人多駭之

從家獲七兒於齊遠近歎服

漢陽有姑通僧者爲媳所觸因誣媳令蔣君

時營訊

僧僧作兩可語乃令姑媳共撲僧姑頗惜力卽治
僧與姑

漢陽甲通乙妻乙告令甲乃謬言乙妻已妻也爲乙
所汗令蔣君卽繫甲乙而繫乙妻於他所次日覆
訊密屬卑役云乙妻夜來死矣令卽作治親夫抵
狀甲大呼曰彼親夫也遂治甲姦狀

李元桂游商其妻蔡與劉文元通情密比桂歸乃駕

稱桂父洪致洪差念投縲族人謂桂初歸父死必
桂故公呈桂獄成極刑不知蔡圖與劉完瓌也比
與劉生于十年稱猶不解卞汝行北部嘗談是每
歎無直之者東城蔣司城獻禎初蒞卽覈得其情
坐蔡與劉而雪桂之寃

續篇

家所傳公披紅鶴氅與余宗漢游宗謙市過宗漢偶
言人生適意耳安能營營阿堵物以遺所不可知
之人又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新寧公懼

然曰丹朱商均大聖人也今父與人物過多子立有詐語堯舜以天下與人朱均無愠色是知大聖人也

古語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臧晉叔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用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

蘇潛父侍御招章元禮吏部游鶴林寺至陸秀夫祠見牛溲馬渤砌其門闔獲麥滿堂元禮笑曰秀夫不免黍離之感潛父曰歌麥秀耳

王敬美督學閩中適蔡伯華以主試至闕別不便交
談王舉手曰盈盈一水間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令君夜集姑蘇
門子俱善吳音有命以侑酒者門子目目相視莫
肯先出聲一令息久相推拒於已所侍者怒命與
杖纔下一板肉聲沸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曲中

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譚侍御飲酒恬雅竟席不醒不醉李侍御邀之不易
赴及赴復不易散偶南臺省集燕子磯有謂譚曰

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歐陽給諫曰可對李侍御
招之不來擇之不去

余入吳至清湖同余叔亮黃漢寶之橋上戲叔亮着
屐後行回看已歸矣予曰叔亮何興短漢寶曰彼
其足長耳

黃漢表好市遊加過者輒難卒遇林希萬曰昔人杜
門謝客漢表乃出門避客

黃漢表妻父遙授冠帶所居鄉多畜鴨林希萬戲之
曰妻父官在鴨班張隆父笑曰鴨班亦何減鴛行

陳學一曰欲坐次欲右余而誤揖余左已而自知其
誤大笑不已廖季符曰學一爲顏子坐忘矣

洪洞盧學臯方九歲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
愛其財今天好貨畢竟是愛財

盧生幼戲規之荅曰老萊子七十猶學兒戲

伎顧節館雅集龔長安未至顧姬見諸人悵望遽曰
長安不見使人愁

露書卷之十二

莆田姚旅園客慕

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試試官相
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苟及填榜章莊高列惟
不見際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
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
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東門皮三者行三以善作皮履故曰皮三常爲林貞

肅公役作一日請號於貞肅貞肅曰闌波其人喜甚里多不平者有以爲言貞肅曰闌東門也波皮三也不過以舊物還之里人始悟笑

前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

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席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謬答之曰亦如公一日

撥幾馬耳又問謁府邑若何曰平處謁監司若何

曰平處謁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

地稱萬死

按歌在論先進遺風載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丞不知何官坐而

抗禮且問曰洗幾場公答以勤則多洗幾
則少洗與此同豈一事而好事者借言與

莆林某令香山屬舟人有鄉親問渡徑沈之海人無
敢往者其從叔某嘗與同起居曰我能之至廣州
作廣人裝束負膏藥一篋巾上貼一啞字遂渡伺
林令出門欲困之林笑謝善待之歸

薛方山督學浙中較山陰伯徐渭而叔季祝繼志後
祝僉憲西江有神官降云南昌缺城隍帝以命祝
祝朝寔登座而逝逝後觀中時出香縷異香逼人
徐偶以告薛薛戲之曰恨當時不以先子又不及

批其文曰假有神助

前陳某稱醫郭大司馬給以冠帶向人索文中稱其
孝云母病時曾割股以示從伯新寧公新寧公笑
曰公善醫母病猶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俗謂揚州人爲無耳躲維揚陸無從與丹徒鄔佐卿
初會於王弇州許陸問姓鄔答姓陸曰烏龜之
烏乎鄔曰是有耳躲的

遼陽蕭汝芳與蕭中張鰲友善蕭號豐原張號六山
一日張寄書誤書楓原蕭曰相知名號詎可誤報

札亦故書以蘇山

屠長卿衣冠看客便道過妓寇四寇之婢訝問四曰
寧波屠老爺婢笑曰原來是波老爺曲中呼豔俗
人爲波老嗣是遇俗客只呼屠赤水

吳翁晉瘦吳翁升厲謝在杭爲吳興節推行部孝豐
翁晉歸居晨起往謁道遇虎童子鳴金却之後向
鄉先生姚君言之姚曰彼以爲翁升見非而退耳
徐茂吳聊嘗道沈士範制稅佳有人向士範進之士
範曰徐年伯亦具隻眼者其人不覺復向茂吳贊

之茂吳大志

孝宗謙過王百穀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詒曰爾以爾書佳耶前中當糞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語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公道糞又帶糞石去矣

游宗謙初過周公瑕公瑕未有生平不卽見游對門者詎口爾主人不過善書使未見我書耳卽行門者以告公瑕急令要回寒溫舉筆向游請作數字游曰初不能書欲見君耳

游宗謙游益府王旌以雪苑嘉賓一日陳公請過從
治具皆巨盤公衡故諱之曰已善罵坐而以小盃
餽客鄰挺武在傍曰君不見其自署虐死嘉賓耶
王百穀作風字必垂字落下上半空俗謂蘇人多空
頭卽眉毛亦空或以問百穀百穀曰不然出作惡
者口袁太初在傍曰不見王二官作風字乎二官
百穀之行也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
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云原來脚是

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知其以團魚嘲已也于嘗
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謬曰煩君
覓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
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產蛙乃讀作沈龜產
主沈捧腹大笑

漳州丁節推署篆試童生有曰詹之大鵬者曰胡魯
於菟者丁見三字名已含笑時見詹眇與已同因
問名已佳必有佳號詹謙退久之乃答曰號真覺
省齋丁大笑

金陵呼姓史者曰矢而經史之史仍呼爲使一江寧
令欲作吳語諸生謁見偶談及子史令贊之曰公
一肚子史史作矢音及出同行嘲此生曰公一肚
紫矢

馬九雅妓也偶面有瘡潘太學戲之曰爾何面上賣
果謂瘡是楊梅也馬應之曰亦猶爾腹中生草耳
羅子昭翻刻詞林雅集草爲金陵社草欲刪去程彥
之彥之世困屬居間始免兩人皆癡絕洪仲韋因
贈彥之石章文曰天外三峯居士或問之答曰天

外三峯削不成

成大勳廣東人爲寧洋廣文邑令註考云化雨不敷
桃李頽齡已逼桑榆因轉王官廣文志曰化雨不
敷欲我挑水澆秀才耶

漳浦趙從誼判獨山州州極荒涼因題柱曰茅屋三
間坐由我卧由我里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漳州尹秀才於御史觀風三考首名刻一圖書曰烏
臺三試魁人首尹某印

一青守作醋數缸忽轉監司分餽於人後每追悔云

只五百里惜不攜來其爲監司齋捧在京以所受
鵝鴨售錢有戲贈之曰惜醋監司賣鵝鴨豈

王光祿謂童僕有三珠初來是走盤珠半年之後是
算盤珠一年之後是佛頂珠

余宗漢謂豆腐有十德生者柔德乾者剛德無處無
之廣德自貴及賤喜之和德一錢可買謙德徽州
一兩一盤貴德食乳有補厚德可以去垢清德投
之污則不成聖德建寧糟者有隱德

陳牧伯謂疥癩有五德生之不至死仁也同坐卧卽

分人義也不上面禮也有事時不廢無事時須搔
智也洗必以時過此卽瘠信也

壬寅金陵有十坐祝石林寫字忙何雪漁圖書忙魏
考叔書書忙汪堯卿代作忙雪浪出家忙馬湘蘭
老妓忙孟小兒行醫忙顧春橋合香忙陸成叔討
債忙程彥之無事忙

建昌王孫戲問游元封山人有幾品游云與王者同
王孫訝問游曰並無品級

胡仲修謂孔子亦喜諛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曰太宰知我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曰野哉由也

煙露一頭兩足吾鄉林太守諸從有富而往謁者守
故留之而終不見其人賣衣被而歸抵家只一席
裹身其狀似煙人因呼之曰煙又宣政錄載宋時
截竹爲筒冒上作鼓時謂通同部今唱蓮花落者
猶多挾此近一友人謁林海寧海寧門禁甚嚴欲
歸無資因戲寫一狀遣僕往投中有兩句曰煙乎
不免筒鼓也必

猪市伶人徐公望善別古器其祖牛某不從靖難之師子孫發教坊甲辰有詔許自陳公望因得除籍仍祖姓僧湛懷戲之曰猪市裏走出牛來

商中呂大亦文雅與妹呂二同赴席或問之大曰我兩口姓呂吳非熊在傍曰有我一口便成品大曰少說天話謂其姓口下尚有天也

鄭夢圃家有質庫門前書金馬爲記館穀擲陳父教授詞賦汪仲嘉聞之曰陳父避世金馬門矣

洪仲章娶劉二後之安吉有對秣陵許伯倫道仲章

不忍出門雙淚汪汪許曰仲章如今亦有淚矣蓋謂其有累也

俞仲茅

名彥

久游始歸姚允初

名履素

過看俞纔出姚

乍曰一春魚鴈無消息俞答之曰又手忙將禮數迎

舊例邑尹坐次先首邑次以邑之大小爲序黃進賢不拘常例每坐南昌上南昌心不平私呼之曰小人後雅集南昌行觴政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或問小人同而不和南昌曰那小人說他怎的

循至黃進賢曰顛狂拂絮隨風舞桃花逐水流或
問是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賢曰那輕薄的管他怎
的又一尹接之曰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
或問是洞口桃花尹答曰今日雅聚安可動口

高國昔為陳總伯牧伯中表侄一日飲陳許高以親
晚膝上坐牧伯曰無曰高高在上高答之曰是以
陳陳相因

郭聖胎謂蒲中四無無僧無伎無酒無不識字者
郭聖胎既入太學嘗讌會米籍部戲之曰今宜守諸

生禮聖胎答之曰雖諸生以山人體統行事

及質父盛推顧朗哉忽謂祝無功給諫曰朗哉今詞
客都總管也給諫笑謂余曰都總管有人矣君且
作副總管

王漢陂林居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王答之曰公獨不
聞其次致曲

金尚卿善貌祝無功書法祝欲繩之董玄宰笑謂祝
曰右軍有知弟應下獄矣祝卽笑釋之

有鋸板匠四人共妻後各生一子子雖異父和氣決
洽勝於同父或以問其鄉人李中丞曰寧復有此
中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南州喻中立訪曹進士進士遽問君爲君子喻小人
喻

王曰一日對曹司農多談冠裳曹戲之曰日常近
來官腔矣王稍不平洪仲韋謂王曰君楚人楚擅
弋陽腔今變爲官腔佳矣何忿爲

林茂之曰口六一日方秘戲吳非熊狀之曰彼兩人

曰西又因蓋謂兩木兩口以木入口也呂貌稍遲
洪仲韋因戲之曰呆而又呆耳

舊院妓蔣二字靈修諸人扶之瓦官寺戲蔣忽離席

柳陳父問所往遽答曰擺柳

蓋曲中諺
謂爲擺柳

伎馬九見洪仲韋齒斑問以故洪戲云吾錦心繡口
也時馬九病瘡方愈面有斑痕洪因問爾何以面
斑馬遽答聽馬有斑

武林吳山一伎每晨卽倚梅樹遠望一少年意其有
清癖特與定情比問其由妓答曰候金汁行耳

杭人

謂取資者
爲金計行

少年大失望洪仲章速以告內子劉卿

劉笑曰錯認清客

那進士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貲欲滅之以
除患方舉刀那論之曰人業呼我爲那矮若去其
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游宗謙善罵坐張劊于嘗與余言宗謙善罵得其罵
以爲快旣卒屠長卿謂其子元封曰尊公方在閭
王前罵坐

重慶一道士右手五指指甲長尺許每出觀者塞道謂

右內養布施錢米捆載而歸其徒十五人皆仰食於五指有對歐陽伯宣談此伯宣曰食指頗繁

熊尚寶在長安居與余項背相倚尚寶猶常至余厨竊食久遂不去余所倩小長班攜道上戲經其門尚寶謂竊之也屬兵馬治之且執以索所失狗後對伯宣給諫道此爲笑柄給諫曰此禍苗也

歐陽給諫門生遠左人嘗送人參或曰此真遠參給諫曰是門參

兵垣年終較武萬夫長以下不善弓矢者槩告病卽

赴較者非弓腐則矢折而射仍不中歐陽伯宣戲之曰發而不中君子以爲猶告也

京師小唱率善肉聲余甲寅出都及己未入都此伎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爲大雅矣

余大行云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糞以大騾車羅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解爭名爭利的熱火

余三長安雅伎也李肇卿欲與定情余辭以未得手中問故曰恐君油嘴以護被耳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筆其書几曰
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
見之卽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燹理陰陽相
公相公

蒲被倭後易公爲守一以寬厚爲政決人有逸去者
亦不追有夫毆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
婦見人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
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剪子雲南刀廣
東茶銚蘇州絳擲示兩造兩造不解復取足之云

打得好打得好兩造見之含笑而去

有寡婦批改嫁易太守問嫁誰婦答尋東隣祿借陳
二官易戲批之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隣陳二
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黃季父貌王介州供之因請介州自贊贊曰我不識
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借往而
我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笑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
爲爾我爲我請用從火

一人謁王介州臨行求贈詩介州與之結語有莫作

倡家子細詩句其人不解舟州日過吳門第問頷
郎哉郎哉曰君且飲飲畢謂之曰向一倡家善舞
不覺當筵失宗因羞入房中母強之倡猶羞澀母
曰母妨吾令四婢四隅立定爾舞至其處婢則曰
子細爾卽警省客聞之大沮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口
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
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令大嘆賞

或以爲屠長卿莫
雲卿事恐借名耳

王百穀詩多用是爲字如吊袁相公詩山上杜鵑花
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人因謂百穀體後百穀目
畧翳復有風流罪過有戲贈之詩題曰效百穀體
贈百穀詩云面上楊梅瘡是果眼中蘿蔔翳爲花
吳興有陸厨之子攻舉子業因家世微眇不敢戴巾
臧晉叔作詩嘲之曰欲方不敢欲圓不屑無可奈
何姑戴扁折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柳臧晉叔嘲之曰陸厨今
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乍看臺少脚夜

行那怕井無欄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頸不
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吳興以松木爲榭

吳興史道山少游泮宮以攻雜作三十而黜後屢試
不進在苒七十志猶不衰臧晉叔改一字詩贈之
曰童生七十古來稀文字衣冠異昔時同學少年
多不壽道山何必淚霑衣

潘景升在西湖戲袁中郎寄詩曰杭粉上愁髭時袁
在燕著瓶史潘答之曰燕花不住瓶

甲辰冬夜集秦淮酒中行隱令謝少連日一對好夫

妻不應娶个小只爲心不平終日打不了乃金鼓
也曾波臣日朝出蘭房暮卽歸長干相守不相違
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明朝又別離乃牛也蓋蘭
者欄也干者竿也粧者庄也啼者蹄也離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回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
非熊非熊因睨之每以誇名妓楊七一日邀楊七
過集當家者不悅別無供具故以藻兒菜耻之非
熊出口卽曰討氣柳陳父因作打油詩嘲之末云
寸金回子糖爲果兩盃藻兒菜當黃請得剛剛揚

七在只場討氣不堪聞

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許攜資入金陵因游曲中作
秦淮詩三十首甚麗又贈妓詩有可憐十二峯頭
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戲改之曰可憐幾兩江

西鏗買得秦淮一个波

曲中謂不在
行曰波老

汪景醇有夾雪帖俞羨長欲臨刻借得其半而景醇
卒羨長往弔頭戴相麻巾汪仲嘉訝重羨長謂家
只此巾耳許伯倫聞之曰羨長尚欲借帖此夾雪
巾也柳陳父爲陪客汪之諸從面生問仲嘉此爲

誰鄭景時弔而哭之諸從以爲感恩者不知景時
前人前俗弔卽哭耳程孺文作打油詩曰俞公臨
哭景等頭戴夾雪巾柳應芳來陪喪此客是何方
注財主弔客苦但見淚如雨如雨景時名也

南海一香客自喜能詩詩故可笑所作僧童詩亦可

喜詩云僧童平日豔無霞何事形衰露齒牙不是

重陽蕭颯後却因短笛弄梅花

重陽指和尚也

洪仲草娶劉二後多閉關秦比部每過不見乃作詩

嘲之曰豈是安劉故避秦

李大叅君章有詩嘲客中酒傷面者詩云古今中聖
多如許伶白疑爲鐵面人

粵一香客妄意能詩遇俞清父於酒樓自詭吏也清
父亦給以爲吏因呼清父爲同袍自是與曾波臣
洪仲韋黃允修交載酒招四子四子就舟中聯句
贈之香客不知爲打油詩也喜甚每出以誇尊貴
詩云今朝相遇喜相親大雅翩翩有五人二吏由
來皆是假三清何必認爲眞名香自古推東粵宋
硯于今讓八閩畫舫細談風月事後庭先許老波

臣蓋以僧鐘許波臣也

三清者俗目
詞客爲清客

孔太史入朝置帽套於坐旋覓不見姜太史改舊詩
嘲之曰昔人已竊帽套去此地還餘帽套頭帽套
一去不復返此頭終日空悠悠一時和者甚衆

黃漢表身甚修郭聖胎曰詞場中未有如漢表修長
者因作打油詩曰詞場未有此高人適曾太史至
漢表勸以杯酒堅不肯飲余笑嘲漢表曰身如此
修不能勸人卮酒因繼之曰杯酒何能勸史臣一
口翩翩如動氣兩肩聳聳若生嗔後兩語雖戲可

謂漢表小影矣

俞司馬一癭木杯銘十六字云俞仲茅之杯銘曰苟日飲日日飲又日飲

程仲權在武昌呢一伎謂伎欲嫁之俞羨長不信也試調之伎亦爲動因作詩寄仲權曰官道中間栽李樹一株開作兩邊花仲權心爲之灰

余游秦先行期一日與子斗宗侯索彈箏伎酒散同仲宗宗侯步月仲宗謂家有琵琶伎能聽之乎余曰聽之比入座美人嬌寵不肯出彈余囚口號曰

許聽琵琶不與聽佳人無分見眉青方釵落句于
斗遠續之曰不如早就藤牀卧猶見襄王夢裏形
京師候選未織以裁縫度日者甚衆及選紗帽拜客
有戲贈以詩曰風吹展却烏紗斷分明一對剪刀
困

規篇

陳公甫偶作詩云聞來文字莫思量或以爲文字不
白應遂譏貳之

世宗玄修日宮中煉丹每見一神多手多目衆訝莫

能解因問王元美君最博識載籍中亦有此乎王
答不必秘籍大學中卽有曾子曰其致乎時嚴分
宜正秉政

毛伯溫按楚中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
網者蔣杲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
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張相公

于敬

因一官不稱任使甚怒官曰宰相肚裏

容得船過張益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呂仲木
聞之曰容得糞船過方是宰相度

汝南趙太宰賢有清操于方伯壽祖頗營產業一日
享客壽祖侍坐適食南瓜太宰曰此瓜不良在城
則占人屋在野則占人地客向壽祖曰尊言可釋
耿督學定功行部閩中攜一蒼頭年可十四五頗解
理性之學偶留一生飯生媚耿曰師已透悟矣蒼
頭在傍曰透尚未能悟

屠長卿自言爲青浦時已在泖湖戲儵然霧作只尺
不辨已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跪言適見龍扶一
舟在雲中不知爲使君舟也有人向馮開之道此

開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元大內雜劇許謾誚爲樂官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直賣瓜者曰稅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傍南瓜曰買黃的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已落其兩齒落齒者火者姓火

王太倉罷相薦趙蘭谿蘭谿薦沈四明四明罷復引太倉鄭儀部振先彈之曰相公有過去未來見在

王今以過去爲見在

蒲頭或公祠詞平倭功後有媚一令者悉括均田
諸當事祀其中因祀令居民仍呼戚公祠陳進士
誇鳳過而嘆曰戚公而改爲七公已失立祠初意
增七公而爲十三公無迺薰蕕同器

技篇

建昌趙道三能役鬼神萬曆甲申年南州宗室與隣
一貴人不相下屬道三咒厭之道三先令具白狗
雞鴛鴨數種箸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訖

以草爲偶石爲像卧於卓上卓前水一缸因用符
咒旋而箸一一自立燈盞點在地旋一一自坐於
箸末道三卽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能自立拜將三
百草偶沿卓而行行有威儀及三百一跳過缸而
墮道三慌歎曰是人不能墮水中福氣尚厚吾反受
病矣必三年始瘥後果然其貴人是夜睡中墮牀
卧病三月始甦道三後謂世無能用我者隨入日
本及關白揚塵海上其隣人疑卽道三也

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爲人追寫亡人小像酷

青每一像只索謝三金丙午游南州住許真君廟
其行李四簞皆長箱云蘇古畫軸箱一一有標題
人借觀輒拒不啓視後交游稍狎謬詰之曰豈其
兵戈刀劍事何不以示人在山答曰信然今天下
十數年四陲多事矣吾以禦侮耳交游者奇其人
因招集城外廣寺中稍以言挑之在山索雙刀與
之舞如一團雪見刀而不見人立竹百步之外射
之百發百中

樂安王府殿中柱多白蟻輒五年一易屬雲在山治

之在山云此蟻最多因以二斗紙因封其上置柱
傍符咒畢令人避去而府中人至斗傍竊聽聞斗
中緝緝有聲在山云爾輩候我事便減半斗矣及
期開眎只一斗半次日始取盡自是柱不復換矣
吉道人之任初爲任子後以僮不羈落產因南游
歷衡湘沅辰登太和遇銅帽翁授以道術又在洞
庭問遇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在七閩遇神僧授神
通秘術故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燕往遁形
匿光飛錢攝物變幻莫可端倪東昌苦旱道人披

髮仗劍登壇作法卽雲霧四合夜取石灰畫北斗
七星壇上以足踢一星卽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
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
朗道人書一符令壇下一點吏曰持符急走遇婦
入妓好白皙者納其懷中卽還走吏持符走見市
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婦頃自解衣披髮踉蹌而
來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
飄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

吉道人能爲人追寫亾真令人家張絹置筆淨室中

遣神將追攝亡魂令仙人爲之握管畫像八從室
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取之肖像
儼然子弟見之無不伏地號哭者

吉道人以百錢散投水中孟鉢收之纔誦密咒錢一
一飛入孟鉢百不失一

織造魯中貴源病胸結實食卽嘔吐懸千金能醫者
與之吉道人云此堂中有伏尸置甕甕中故主任
者中此非病也掘之四尺果見伏尸甕在其甕移
葬之而魯病良愈

姑蘇管席之試輒高等而不利秋闈後失足忽跛吉
道人云此有鬼焉因書符攝之梁柱中取出一鐵
版上書跛人傍書住此累世不第棄之而管足漸
平是年恩貢中選後吳縣廣文汪雨公家多見披
髮鬼席之因言此有吉道人能捉鬼廣文延之道
人書一符貼梁上令人聽之聞哭聲鬼在其中後
聞柱中有哭聲剖之得鐵版畫一人披髮一人持
叉叉其喉背書住此宅者速死棄之而宅安吉學
役因言先是住者皆病喉孝廉任者或遷以貢任

者無不死兩公以是德道人甚故人亦呼吉道人
爲華提鬼

維揚周廷銓云戚小塘多幻術嘗飲一貴人宅適他
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戚推飲座并他客入壁間
他貴人至不見飲座與客客在壁間若坐三間巨
屋他貴人去諸物及客復在原處

姑蘇吳生揆異術游南州見人家火起以一鴨卵書
符其上向火投之火輒爲熄此亦嘆酒之流乎

揚州江九霞有使鬼之技嘗在周廷吹許周以手所

執詩扇試之江碎之仍焚於火旋云此扇在某廳
某櫃上歷久封櫃亦塵積尋驗扇在其上未損秋
毫

江九霞在周廷吹許投在盆中據坐客若而人令人
以紙重重封誌撼之投在盆作響及開驗不見投
矣江云在庭前某樹枝上覓之果在

世間有使鬼搬運之術第銀物不令見則已見卽重
重封固亦難住守矣寧洋廖孝廉嘗有人至其家
賣樟柳神約二十餘金封已仍留孝廉家期幾日

樟柳神用命方來取此謝金至期其人不至廖頗
訝遣人旅邸跡之其人已先數日去矣按封金只
空匣耳樟柳神亦失矣

余斗南住秣陵能爲人治鬼予鄉有兩張氏爲鬼中
瓦石余爲召入甕中以符封之沈之於水其甕兩
人昇之不勝其重

姑蘇王淮竹挾異術其人固不可測但因物斷事應
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孫嘗以壽問之王令出
一物爲占王孫出瑪瑙簪王稱之恰重一錢九

二釐私語人云王孫管理十八年矣今闕一歲必謝人世果一再歲仲春而逝應簪之數也

南州王孫晴所遣人索責於所親以扇求占於王淮竹王曰扇骨假紫檀也但好看耳其人必厚禮使者扇而假金也銀必不償矣又扇只一面有字必支吾答使者并書亦不答也王孫初未信後皆驗錢象坤中第時家樹斫其竿忽折爲兩人以爲不祥或占之曰兩木也必有翰林之兆已而錢選爲

庶常

汪龍新安人受數學於異僧著奇驗袁閣老燾寄一
白圍碁子託南都王冢宰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
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
着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煅煉而成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以生尅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
須急下官着可也不數月袁公果下世

泰昌登極頒年號詔至南都一道人見晏給諫曰泰
昌者一大二小二日而亡聖人御世匪久矣嗣是
年號爲天啓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不去有大禍旋

而果然謝以十金道人曰吾所不欲者已吾所欲
君之有皆吾有也安用十金爲給諫請告未得忽
有衛軍之變殿室遂殺幾不免焉

王泰濟寧人遇一嫗授以陰陽一篇由是屢發屢中
馬中丞昇徵服訪之泰愕然曰何貴人也公某日
日必陞兵部尚書至期果然

指揮盧彬金帶自開者三王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
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

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於王泰泰曰此去入京必有

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隨于朝果被謫戍
秦又曰公至某處當有 詔命仍理漕運又果如
所言

莆田楊繼宗與朱侍御澍之子中表省試同寓一藩
吏亦附庸居停一日吏趨府歸困卧廳上朱外歸
不平欲令僕毆之以楊勸而止吏雖困卧却悉其
語矍然起曰某有罪第某善相人請以自贖因謬
謂朱曰君必高第稍遲耳回身向楊曰君只得科
不出今秋揭榜之前夕諸人聚飲吏在屏後矚及

五鼓躍出抱楊曰君中矣先是猶以三場未定今定矣然中在七十三正我向酒明日當自攜杯箸陪樂榜出而楊在七十一吏因與隣吏易袖出杯箸暢飲而歸後領卷是夜果以三場爭而後得然七十三之言不知何術斯亦可謂精矣

李本寧始生龔文魁爲推造曰十二歲入學補廩十八歲登賢書二十二歲成進士二十九歲爲督學人初以爲妄後一一驗

南昌瞽目戴新泉善星命丁公

此品

子立三負才名

某科江右主考丁公門人也丁意發科矣八月二日過戴門試以命叩之戴曰必中第有難星入命恐五日內必死耳丁大恚初六日早丁猶精神如故偶與妓狎死牀褥中

施太史

北昂

嘗以已造質之戴新泉戴問何許人施

初給以南昌人也戴曰平平秀才耳次告以閩人曰佳秀才也問以如何而後可曰在燕則連捷矣施後游國學戊午己未果然連捷南宮

嘉興胡齋及袁祀山游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

失金杯責其徒兩人憐之爲卜得剝之願曰金在土中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之如其言果得杯

胡翁初名浚善卜有薦於成祖而召之胡將應召其中表袁杞山爲一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爲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

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齋袁大笑曰驗矣
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算訖曰某月某
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翫卒往
覘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
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人之足麻及因冷兩腿轉筋者時時有之余友鄭虞
臣謂在潤州甘露寺一僧謂五月五日或七月七
日以鳳仙花扎脚兩拇指上則終不復作虞臣試
之良驗

蔡中翰光楚謂人爲蝎所螫忍痛以手就地土上書
金木水火土五字卽頓手將土字傍點之土提起
擦在螫處卽不痛已

張爾建有授以治瘡之法用燒餅一枚一面用朱書
嘸字於上一面用朱書嘸字於上令病人啖之卽
愈爾建云試之效者十之八謂邪瘡卽愈嘸嘸二
字稍不同蓋爭一畫也

食筋之法用筋九根或七根或五或三將筋切長寸
許以手指書魃魃魃一時化九龍翻下海靈

等十四字於筋上又書盃水上卽吞下無礙

治骨鯁訣與食筋訣同但於魃下添一字如猪骨鯁添魃字雞骨鯁添魃字魚骨鯁添魃字餘十四字同前又只書訣於盃上飲之卽鯁化矣張爾建云試之皆驗

响嶮神書載治瘡咒云我有一枚棗一心歸大道優辟宜優降辟燒將棗向口對棗念此咒七遍念畢吹棗一口授瘡人食之瘡卽止秣陵祝仙客得此咒云以治人無不効者

夏何能云一奇僧傳以治難產方用杏仁一个去皮
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中用蜜黏住外用熬蜜
為丸滾水或酒吞下云試之有驗

潁州張玠善醫徐監司病塊投大黃數兩弗動玠曰
脉細而附氣口虛是積在中央氣轉無力大黃返
消胃法當用獨參兩餘可下痰人以為誕果下痰
如敗卵而愈

陸吏目心痛張玠曰水溢脣正黑色此蟲也投苦練
下蟲滿匱即能食

黃昇京山人名醫善察脉戚分巡晨興忽疾作不語
昇診之曰脉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
昇曰此必食後就寢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劑
立甦戚初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三蜈蚣自
榻頂下

嘉興文珪善醫一男子請診珪曰此病不至死但脉
無生理何也過三日方敢投劑未三日其人忽溺
死

南都梁接骨爲人接折骨以絕技稱李應旂爲余言

其法只用土木鼈炒死末五分加半兩錢二釐好

酒送下外用老鴉藤根紅者

一名老鴉眼
時菜如蒲萄

同酒糟

搗碎蒸熟包裹折處痛立止而隨平土木鼈截斷
能復合所以能接斷朝野僉載謂崔務折足取銅
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見折處有
銅末束之卽其驗也

今醫家謂小兒痘疹腰背作痛者卽難治鬱儀宗疾
謂痘疹有三其一挾外感一挾內傷一則爲時行
所染腰背作痛者迺外感之証宜用香油蔥汁自

曾青以達四肢擦之而飲以葛根升麻疎散之劑
汗出痛止痘卽隨出矣鬱儀第七子統鉦痘時犯
前証醫目目相視不敢議方鬱儀以意出前法治
之而佳

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
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
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
三服卽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唯飲人乳累月而
平蓋孝穆長齋十五六年腸胃乾枯故須人乳耳

鬱儀博雅兼擅雜技其隨事精攻如此

孫秀才汝澄字無撓新安人善鑿不以鑿爲事余友
梅子庾妾夏日病日垂簾提其耳而目始開問之
孫云以錢二文買益元散與服自愈服之立効後
冬日子庾妾仍發前病以益元散治之不効問之
孫云冬夏治法自異今宜治以四物湯加麻黃也
服之亦立効

沈無咎宜興人秀才而兼精醫秣陵何秀才家生女
臨嫁而目病垂簾沈以當歸白芍麻黃各三錢煎

湯與服立愈

興化往泉州道傍有上大夫下大夫墓先是卜此地者埋錢爲誌後復有卜者插簪爲誌及期兩家俱舉柩至爭先不決因各言所誌開視則簪插錢孔中因讓埋錢者莽然插簪者亦欲豎石架柩其上先卜者許可今架柩者世出上大夫葬柩者世出下大夫其跡具在

萬曆丙寅閩新設寧洋縣久無科第問之青烏家曰邑治因其山勢坐東向西天三生木當三十年始

有興者又曰寧字四丁洋字三羊當閏三未至第
四丁始發廖季符生於丁卯至丁酉發科適符其
數

龍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南州里諺也或以爲許旌
陽譏語城北門外平地一縷如龍盤護首尾向城
萬曆廿五六年來忽高峻時內閣及九卿如張相
公蔡冢宰范宗伯徐司空衷都御史皆南州人文
物一時爲盛旋章布衣黃以聖自擬倡鄉紳刻去
其沙將建文殊閣於其上布石爲基石以數千計

閣未成而諸老相繼罷免隕落矣鬱儀宗族精青
烏家技癸卯春與甘子開游其間咤其不利風土
人初未之信及秋試新建漏榜仲冬旌陽官燬土
紳始謂鬱儀言良是迺合人工折去閣基今不數
年沙長如舊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
月游朱湖想唐以前卽有此沙矣

今世絕技胡長白吳文中胡可復山水丁南羽白描
佛像何雪漁石篆時大彬沙壺胡竹亭磁香爐磁
通哥窯

唐宋元山水不一體體體擅場惟吳文中郎花鳥佛
像亦無不精工他若曾波臣小像洪仲章小楷黃
允修篆石皆名稱一時余嘗對陳元凱稱吾鄉四
絕元凱戲余曰並君詩爲五

江陰鄧彰父小楷擅名蠅脚蟻肝未足喻其細余嘗
與言唐應用一錢書心經可方君寸楮赤壁賦否
彰父不服蓋彰父一扇能書四部西廂耳

舊謂軟玉之法用蟾酥有試而不驗者余知惟陳山
甫能之問之曰用蟾蜍眼非酥也眼須二三對搗

碎又用雞子黃調勻蒸熟擦玉上向火烘乾然後
篆刻則如切泥矣

永嘉僧野雪以奕稱戊申七夕集許無念宅與吳嗣
仙對枰嗣仙第一手沈思而後下子野雪殊不顧
對客閒談隨手應敵無不取勝蔡子魚贈以詩云
團焦坐隱靜皈依十九行中喻法微慧眼欲生拋
大劫觀。不定却斜飛分先未許爭先手戒殺那
堪露殺。跳出刃山投鐵網與師一笑解重圍

路書卷之十二終